



鲁迅卖过书,他自己在文章里讲的。年轻时他翻家里的旧书堆,偶然发现一本《立斋闲录》,虽不全,却是明抄本。此书记的是明朝典故人物,其中有不少永乐的上谕,鲁迅看后,惊讶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慨叹“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后来,“这书我一直保存着,直到十多年前,因为肚子饿得慌了,才和别的两本明抄和一部明刻的《宫闱秘典》去卖给以藏书家和学者出名的傅某,他使我跑了三四趟之后,才说一总给我八块钱,我赌气不卖,抱回来了,又藏在北平的寓里;但久已没有人照管,不知道现在究竟怎样了”。傅某就是傅增湘。卖祖上藏书换饭吃,本来就很无奈,“跑了三四趟”送到人家门上去,又被如此压价,大先生受气又受辱。

钱谦益是明代的大官、大学者、大诗人,也是大藏书家,也曾因生活拮据而卖书,“赵文敏家藏前后《汉书》为宋

槧本之冠,前有文敏小像。太仓王司寇得之吴中陆太宰家,余以千金从徽人赎出,藏弃二十余年,今年鬻之四明谢象三。床头黄金尽,生平第一杀风景事也。此书去我之日,殊难为怀。李后主去国,听教坊杂曲,挥泪别宫娥,一段凄凉景色,约略相似”。读书之人,只因床头金尽,这么珍贵

卖书

孙香我

的书也不得不卖给人家,能不伤感,情景可怜。

我也卖过书,前些年曾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卖掉一些书,和上面两位大名人不同,我卖书卖得心甘情愿,不是为了换饭吃,是嫌家里书太多了,巴不得多卖掉一些才好呢。我家大概也就两三千册书,和人家藏书家比,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我不曾有目的的要藏书,这些书都是几十年淘书日积

写了乌鲁木齐、伊犁、吐鲁番、喀什等地方的日常景致。它没有猎奇的旅游观光视角,只有一位思想者对大地、村庄与岁月最本色的精神考古。

●缪睫著《雨后大地》

在缪睫的内心深处,似乎有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幻梦。为了让梦想成真,她辞职回家,与乡野为伍,与自然为伴,过上了春种秋收的日子。很难说,乡村究竟是不是她诗意的远方。但就像她希望的那样,她找到了她“生命的土壤”。

●刘兴诗著《诗书里的长江》

本书以地理单元为脉络,从雪山脚下出发,直至入海口的崇明岛,沿着自然与人文的痕迹走过整条长江。作者以人文与科学兼具的地理学家视角,以丰沛的情感和流畅的语言,勾勒了长江全流域的人文景观。

冷猪肉’。”

卞孝萱强调,范老说的“吃冷猪肉”实际上是最高的待遇:“一个人

死了以后能够从祀到孔庙之中,那是很难的了,从前都要经过多少人的‘推荐’,皇帝的批准,审查的合格。”

有意思的是,王水照先生也在口述回忆中提及范文澜的“二冷精神”,对“冷板凳”的理解与卞孝萱一致,对“吃冷猪肉”的解释则与卞孝萱完全不同:“‘冷猪肉’呢,是说在历史上某些学者成就很高,死后可入孔庙,但也只是坐于两庑之下,分点冷猪肉吃,也就是告诫我们知识分子即使做出了成绩,也不要希望能够获得什么物质上的回报,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吧。”(《王水照访谈录》王水照口述 侯体健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7,第242页)

对于范文澜所云“吃冷猪肉”,卞、王两人的理解产生了分歧。一个是范老的助手,一个是复旦首席教授,孰是孰非?不妨看一下范文澜提及“二冷

月累起来的,家里地方小,所以这两三千册就让家里到处都是书,颇是累人。我看书看得慢,又习惯反反复复地重看那几部喜欢的书,所以家里的书,我看过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我如今的体会是,真没必要买那么多书,真没有必要看那么多书。如果能重新选择,我最多买两三百本书,书海无边,人生有涯,读烂七八部,博览三百本,也就足够了,会心不在多,受用不在多。

所以,如今看到人家有多少万册的藏书,我是一点都不羡慕。就连人家读书读得多,我也一样的不羡慕。曾看到过一位爱读书的女士,每个月读书的书单都发到朋友圈,都是一个月读十几本乃至二十本书,且都是正儿八经的文史著作。藏书多读书多,对这一个“多”字,我如今总不大相信。这或许就是我一偏之见,却也是我几十年买书看书的切身体会,并不要人家信的。如今我家里,书嫌多,石头嫌多,我喜欢玩小石头也有几十年了,家里也已经是乱七八糟的一大堆。准备去开个小店,卖书卖石头。



事事大吉
翟福泽

精神”的原文。原文标题为《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刊于《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范老涉及“二冷精神”的原文如下:“做学问不是简单的事情,要下苦功,慢慢地来。我经常勉励研究所的同志们下‘二冷’的决心。一冷是坐冷板凳;二冷是冷猪肉(从前封建社会某人道德高,死后可以入孔庙,坐于两庑之下,分些冷猪肉吃)意思就是劝同志们要苦苦干,慢慢来。一个做学问的人,有这样的决心。下这样的工夫,如果真有成绩的话,总会有人来承认你,请你去吃冷猪肉,何必汲汲于当前的名利呢!”

显然,范老所云“吃冷猪肉”,是强调学者不要在乎当下名利,只有埋头于学问,总有一天会被历史承认的。

范文澜所说的“二冷”决心,在卞孝萱口中变为“二冷”主义,在王水照口中成了“二冷精神”,这不是啥大问题。但王水照先生把范老提倡的“吃冷猪肉”理解成“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却完全弄反了。卞孝萱对此的阐释符合范老本意。

作为地名的北京,始于明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登上皇位后,便将北平改为北京。所谓“异名”,指通用名以外的名称,或称“别名”“别称”。在几千年的历史沧桑的历程中,今北京市所在地的地名历经多次变化,作为行政区划也多次更迭,因而异名极多,且形成了系列。

据《史记·五帝本纪》及《尚书·禹贡》载,现在的北京在帝颛顼时称为“幽陵”,这是今北京地区见诸典籍文字的第一个名称。在尧帝时名叫“幽都”;在舜帝时名叫“幽州”;在殷商时代,这里是“蓟”和“匭”(即“燕”)两个“方国”;夏朝时称“冀州”;周朝时称“蓟”;春秋战国时,为燕国都城,故称“燕京”。

“蓟”和“燕”是在“商”和“周”这两段历史时期北京的名称。作为“城市”的蓟城,始建于西周初期,周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故址在今宣武区广安门一带。后来,燕灭蓟后,曾迁都于“蓟城”,遂为燕国之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在战国后期,“七雄”之一的燕国,在“渔阳”(今密云西南部)置渔阳郡,因而历史地名“渔阳”,就泛指今北京地区。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蓟设广阳郡”,故北京又多了一个别名——“广阳”。

秦置广阳、渔阳,西汉设幽州,东汉为广阳、蓟县,北魏称燕都,隋改涿郡。到了晋、唐两朝,曾在蓟城设置了范阳郡,故当时称北京为“范阳”。唐以后这里又称“幽州”。辽于会同元年(938)把北京作为陪都,称为“幽都”,也称“南京”(因地理位置在上京之南),后改称“燕京”,“燕京”地名叫响始于此也。后来,宋从金“赎回”燕京后,曾一度改名“燕山”。于是,“燕山”也成为北京另一个别名。

金于贞元元年(1153)迁都于此,遂改称“中都”,并在此地进行扩建,是为北京八百余年建都史的开端。元朝至元九年(1272)改名“大都”。明朝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改“大都”为“北平”,并置“北平府”。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九年(1421)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改名“京师”。清袭明制,亦称北京为“京师”;1913年改名为“京兆地方”,1928年改称“北平”,并置“特别市”;1937年后又改称北京。——以上所言的“幽陵、幽都、幽州、蓟、燕、渔阳、广阳、范阳、南京、燕京、燕山、中都、大都、北平和京师”等十多个“实指”的地名,构成“北京”的别名系列。



●华夏地名丛谭

北京异名成系列

谭汝为

微书评

商皓

●[加拿大]安妮·卡森著《夜》(李骄阳译)

本书是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卡森的代表作,它是作者为纪念离世的兄长而作。作品没有线性叙事,而是将拉丁诗人卡图卢斯悼亡兄的第101首诗逐词拆解释义,和家庭残照、撕毁的信件、手写涂鸦等碎片拼贴在一起。

●刘亮程著《在新疆》

在这部作品中,刘亮程将目光从他早年生活的小村庄沙湾扩展到了更为广袤的整个新疆。他用极其朴素、缓慢却充满灵性的语言,描

做学问,范文澜提倡“二冷”

魏邦良

在《冬青老人口述》(卞孝萱口述赵益整理,凤凰出版社,2019)中,卞孝萱谈到,年轻时他曾作为范文澜助手,住在范老家,耳闻目睹,潜移默化,从范老身上获益甚多。

据他回忆,做学问,范老提倡的是“二冷”主义:“坐冷板凳”“吃冷猪肉”。所谓“坐冷板凳”就是耐得住寂寞:“读书尤其要坐冷板凳,特别是今天,坐冷板凳是非常难的,今天的物质诱惑太大了。不受这个诱惑,安下心来读书,很重要。”所谓“吃冷猪肉”就是“只要你有成就,即使当时的人不了解你,你死了以后人们也会把你的牌位放到孔庙中”,并且“孔子在当中,旁边是什么‘亚圣’等等,再两边是从祀的人如韩愈、朱熹这些,你也在当中。祭孔的人,也祭这些人,都是用猪肉来祭,当时猪肉都是冷的,所以叫个‘吃